

永川文史资料
第一辑
(总第四十八期)



1991年

3/91	48	唐廷牧事略
"	"	营叔陈玉有梁明羽一行功劳

宋鹤鸣	7	29
马维秀 李鸿钊	7	160

1991年 1-4号
(第48-51号)

- 第4辑(1982年)
历史文化增辑(1983年)
第5—6辑(1983年)
四县专辑(1983年)
第7—8辑(1984年)
第9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1985年) 3505/47
第10辑(1985年)
第11辑 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1986年)
第12—13辑(1987年)
第14辑(1988年)
第15辑 工商业史料专辑(1989年)
第16辑 镇江政协四十年(1989年)
第17辑 文化教育专辑(1990年)
第18辑 乡情(1990年)
第19辑 爱国老人马相伯(暨《丹阳文史资料》第8辑,1990年)
第20辑 桥梁专家茅以升(1990年)
第21辑(1991年)
第22辑 纪念陆小波先生(暨《江苏文史资料》第46辑,1991年)
第23辑 艺海苦航录——扬州评话“王派水浒”回忆(暨《江苏文史资料》第55辑,1992年)
第24辑 吕凤子纪念文集(暨《丹阳文史资料》第9辑,1993年)
第25辑(1993年)
第26辑 嫫祖传人(镇江蚕桑丝绸史料专辑)(暨《江苏文史资料》第65辑,1993年)
第27辑 严惠宇纪念文集(暨《江苏文史资料》第74辑,1994年)
三国演义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京口区

润州区

丹徒县

丹徒文史资料 政协江苏省丹徒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32开书型,铅印,不定期,内部交流。

- 第1辑(1984年)
第2辑(1985年)
第3辑(1986年)
第4辑(1987年)
第5辑(1990年)
第6辑 辛亥革命先烈赵伯先(1991年)

四川之史志部
第一卷
(一九四九年)



5/91 49 英升中学与我

游钦何 7 105

第7辑(1992年)

第8辑 诗人闻捷(1993年)

第9辑(1994年)

句容县

句容文史资料 政协江苏省句容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32开书型,铅印,不定期,内部交流。

第1—2辑(1984年)

第3辑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1985年)

第4辑(1986年)

第5辑(1987年)

第6辑(1988年)

第7辑(1989年)

扬中县

扬中文史资料 政协江苏省扬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32开书型,铅印,不定期,内部交流。

第1—3辑(1984年)

第4辑(1985年)

第5辑(1986年)

第6辑(1987年)

第7辑(1990年)

常州市

常州文史资料 政协江苏省常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32开书型,铅印,不定期,内部交流。

第1辑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

第2辑(1982年)

第3辑(1983年)

第4—5辑(1984年)

第6辑(1986年)

第7辑(1987年)

第8辑 刘国钧先生纪念专辑(1987年)

第9辑(1989年)

第10辑(1992年)

钟楼区

天宁区

戚墅堰区

郊区

存
档

永川文史资料

第三期
(总第五十期)



政协永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三日

匪首林八字胡在三教场的罪行

薛均衡

欧万全轶闻碎事

龙 飞

匪首八字胡在三教场的罪行

薛均衡

易吉安绰号八字胡，永川青峰场人，自幼不务正业，以袍哥跑滩在社会上抓、拿、骗、吃为生。1919年八、九月间，三教场龙爪会唱耍戏，易吉安赶热闹去卖戒烟丸。那时三教的赌场以四门摊为主，赌输犯赢最大。场场上最大的四门摊有两个：中上层社会的人，在曾遗书的场伙上赌，因曾是绅粮，又是仁号袍哥的舵把子。他为人疏才仗义，好打不平，因此在地方上号召为大，大凡扯皮擦筋的事，只要曾点头赏示下来，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三教九流”差不多都唯他马首是瞻。中下层社会赌博的人，在任水文的场伙上赌，任水文也是仁字号上的大爷，他因家贫少文化，少与士绅为伍，自有他的群众人事关系。八字胡到三教场拿了言语后，参加在任水文的场伙上赌钱。他连战皆北，场场都输，输到三百多吊钱（每吊合银元一元二三角）时，不能再赌了，又拿不出钱来付“片”（记下的欠帐），大家说他“袍哥大不落教”（不老实规矩），通过任水文“过他的龙”（把衣服全身脱了）。他赤身露体，不能见人，用废纸围身遮羞。天气已冷，蹲着烤火御寒，双手拿纸

遮着脸腮。适曾遗书来看见，问“是何人？”胡八字胡仍遮脸腮不应。曾用手将纸揭开，才认出是胡大哥。问及缘由才知是输了。曾说：“没关系”，将他带回家中穿好衣服叫他在他的场伙参赌捞本，输赢由他负责。孰知他还是场场输，直至输多了自动停手不赌为止。结帐时计输了五百多吊钱，曾遂送盘川将他送走。胡八字胡临行时感激流涕，认为曾大哥义干青云，是举世一生的义友。后来曾遗书为他偿还九百多吊钱的赌债，还出卖了猪市坝160挑田地一股。

1923年四川军阀混战中，赖心辉率江防军战败，路过永川田坝子，土匪头子胡八字胡、何电电、邓国章、杨万才、唐治国、卿见云等率匪众拦劫赖部溃军绝大部分枪炮弹药武器，得以充实装备。于是东西两山的各部股匪裹胁到一万多人。万寿、永兴、双石、太平等均陷为匪区，只有三教团总彭敏歆的团练办得好，没有被匪占据。同时还救援过大足的龙水镇和太平镇等地。他当时任铜梁东南区的大队长，有生杀予夺之权，与匪水火不容。三教巍然屹立于东西两山之间，成为匪徒眼中的钉。土匪认为不打垮这一据点，就不能纵横自如。

此时有土匪头子曾朋臣为彭敏歆所招安，曾在被招安前，曾向胡八字胡借过一支七连手枪在接受招安时交

在三教团练处。这支枪是傅八字胡发家起本的家物。

几次派人来向彭索要，彭谓：“我办团的人，怎能以枪给匪？”坚不还给。他为此而极忿怒，发誓要把三教打垮。于是在同年5月16日第一次来劫场，三教因众寡悬殊不敌，被匪攻进。匪入场洗劫之后，将街房烧毁了一半；但团队主力，未被摧毁，仅伤亡三四十人，匪乃饱载而归。

彭受挫后，一面整顿团练，一面向大足、安岳、荣昌等地搬请团队相助，准备作殊死斗，保卫三教。傅八字胡也联合各匪部决心与三教拼个你死我活，作最后胜负的决斗。6月初八土匪又来劫场。土匪本已有枪几千支，又裹胁乡民以三四人共用一支枪，于是为数几乎上万。匪用倒下一个替上一个的方式，一齐赤膊裸体为记，向三教蜂踊而来。三教的团队，在各路隘口哨楼，用火药枪和罐子炮配属团队抗御死守。不图在双方接触战斗时，骤然大雨倾盆而下，火药枪和罐子炮不能接火发挥威力，结果全线崩溃，伤亡太大，状至惨烈。如第一保常备队三十余名，投入战斗而生还者不到十人。经此巨劫，团队已立脚不住，彭遂率残部逃退新民乡。匪入场后，四处放火，将街房烧得干干净净，片瓦无存。后来三教一直赶了二三十年的草坝场。三教团练被匪攻垮后，

其影响所及而云龙、板桥、永嘉等乡，亦相继陷为匪有。

三教陷匪后，人民逃亡亲友家避难。我家是逃往黄沙槽古龙村避难的。当时无论贫富逃走一空，任凭土匪焚掠强掠，牵牛牵猪，捉鸡捉鸭，烧房子，拉肥猪（拉有钱的人以索取赎金）。是时，正值田中黄谷收割时间，任水文想利用袍哥关系，出面调处，殊不知八字胡一听见任水文的名字，就勃然大怒地叫：“把他跟我传了！”

（“传了”为黑话“杀了”的意思），把任水文吓得屁滚尿流地去藏了。八字胡拿出言语声称：“三教的事只要曾遗书大哥出来办交涉，我一定赞成。”时曾遗书已同彭敏歆逃往转龙，同时铜梁团练局长马少白（前请举人曾任夔府知府）也到转龙。通过会商，于是委曾遗书为临时团总回三教与八字胡办交涉，维持地方秩序。经曾与八字胡接头商讨，八字胡承认三教不拉不烧。但因匪部老窝（匪首）太多，互不隶属，不能统一号令，由三教筹凑银元壹万元作为保护三教的犒劳金，任由农民收割庄稼。这样农民才逐渐回家收割一季大春。万元的犒金，则由农民手中收集，妇女手饰及儿童帽花，如圈子、戒指、罗汉、簪环等银饰，交化铸银子的工匠曾星桥铸化为银锭交纳清楚了事。

其后匪众受招安，八字胡与何匪等都由军阀魏辅臣旅

即招安去了，地方才稍告宁谧。后闻杨到大竹、梁山，
即被杨森编了，叫他搞税收，他旧性不改，仍放出他
的党羽，伙同抢人，被杨森枪毙于万县。三教地方遭此匪灾，
元气已伤，一时收租的地主，贱价也变卖不脱地方；农
民也多做起不起庄稼，田土荒芜，遍地皆是。我亲眼看见
包山丘的正冲水田长起蒿枝，人民冻饿啼饥号寒，四处
逃亡吃大户，悲惨至极。那时和八字胡的名号，直令小
儿不敢夜啼。兵灾匪灾，祸连一起，事隔半个世纪有余，
痛定思痛，谨追往事于拙笔。

欧万全轶闻碎事

龙 飞

欧万全，谑称“欧不起”，永川城关人，家居北门，生于1872年，卒于1947年，终年75岁。永、荣、铜、璧皆有田产，号称万多箩挑，实则9820挑产业，是永川头号大绅粮。

欧万全原系贫苦人出生，其父欧照林，以“装颜匠”为业，靠扎制灵房子，纸人纸马，聊以养家糊口。后帮工中药铺，切药打杂，初通药性，继开店售药，稍有结余，但仍未置家产。直到欧万全当家理财之初，也仅是一个温饱之家。世人传闻，欧万全发家，是偶宿寺庙，一梦醒来，见庙堂金光四射，于是将其金香炉盗走，变卖置田。此属讹传。解放前至土改时，几十年的岁月，没有发现欧万全及家人曾到银行兑换过金器金块。他的致富在于精于剥削，善于治家而成气候。据我所听来的轶闻碎事，即可见一斑。

一、超级剥削 说租的公鸡

相传很早以前，佃户到老板那里说租子，一般都是，

--6--

骗天要价，凑地还钱，时间拖得很长，一时了不到口。一个聪明的佃户为节约时间，带上一只会打鸣的公鸡，当说租进行到午时，即用脚将公鸡逗起鸣叫，示意时至中午，该定盘了。从此，说租送公鸡便被沿袭至解放前。欧万全从公鸡身上发现了有拔毛之处：一次，青峰场一位姓杨的佃户，由于年成欠收，公鸡没喂大，只抓了一只三斤多重的公鸡来说租子。欧万全用手一掂，不够分量，还没等说到正题，欧万全就挡开销了：“老杨头，我看你还是另找老板，我那田长不出谷子，连个鸡都喂不肥，还佃它干啥子呢？”佃户一听，这话里有音，只好认错：“小的不懂事，您老人家高见些。”说完，赶紧起身到市场上买了一只八斤多重的大公鸡提来，才说租子。就这样，一年下来，千家万户佃客，所送的公鸡少说也得有六七千斤，这笔从鸡脚杆刮出的油，装进了他的荷包。

放印子帐

欧万全放印子帐是他剥削劳动人民的另一个手段。

欧万全坐茶馆，犹如小学生上学那样，不管天寒酷暑，也不论刮风下雨，天天必去大什字“大陆茶馆”或

者“万合裕茶楼”。上午8时去，下午6时归，从不迟到早退。他坐茶馆，既不像文人雅士那样，去品茗论道，也不像商贾老板那样洽谈生意，而是去放驴打滚的印子钱。以高额利息，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

每日清晨，洗漱完毕，安排完当天的家务之后，他将贴在床头上的到期借条，往荷包一揣，便到茶馆坐下，等候那些商家栈号，进货急需周转资金者，或者穷苦人民，因天灾人祸，需借吊命钱的。他们或当面乞求，或托人说情，找欧老太爷活动一下，数额不等，有吊二八百，有成百上千，只要有他抓得住的担保人承保，都能借到。他的生意没有炸和的，他深深地懂得燃眉之急，最好敲竹杠；求者明知他是榨血吸髓，也得忍痛挨敲。

欧万全的荷包银行，倒挺灵活方便，借期可长可短，一天两天可借，一月半载也行；数目也可大可小，但利息高得吓人，一般按时间长短定利率高低，最低也得月息10%，高的有达50%的，都是先扣除利息后还本。借100元大洋最多只能得到90%，最少的只能拿到50元，高利盘剥，令人发指。

巧作“吃饭没有”的文章

欧万全虽目不认丁，但他精于剥削之道却令人叹服。

他从一种世俗，一句口头禅中悟出了生财的门道来。

四川人有一句口头禅，见面时喜欢问一句“吃了没有？”这本是常人招呼应酬的常用语，可欧万全从这句话中就悟到了也可汇细流为巨富的窍门。

欧万全精算细抠，分文不舍，一个人一顿饭花去多少钱，一天两吨节约下来，几十年如此就能再买上一百挑田。因此，从他初富之时起，就没有在家吃过早、午餐。早上，他在茶馆喝了三开清茶后，来找他借款或说租的就陆续上门了。见面时，免不了问一句：“老太爷，吃过早饭没有？”欧万全顺话应声：“没吃，麻烦你，替我跑趟脚，到三元店买几个鸳鸯包子；有事，等垫罢肚皮再说。”来人经他这一提示，哪能等他掏出钱来，便乖乖地去买一大包包子奉上，边说边谈，吃不完的当“窝包”包回去哄孙子。如时遇中午，有求助者问欧万全吃过午饭没有，他也会巴到烫，顺着话就会邀你同他一起去城墙边“紫高楼”“打平伙”。“紫高楼”是欧万全吃熟了的，进门虽一再打招呼：“今天，吃简单点，豆花饭就行了。”跑堂么师懂得起，招呼欧老太爷落座后，欧万全喜欢吃的菜只管上。酒足饭饱后，他虽一边高喊“饭钱我会。”一边伸手往口袋掏钱，但就是掏不出来。么师在主客争执付款中，他知道该收谁的钱，最

后桌上剩下的饭菜，他都得找两张草纸包回去喂“猫”。

半截叶子烟

欧万全那根叶子烟杆上，总是栽着半截叭不燃的叶子烟。每次来人找他办事时，欧万全总是只管手拿纸捻点他那半截叶子烟，就是不回话。懂窍的，一眼就看出了名堂，立即起身去买上两斤金堂毛烟奉上。只要烟往桌上一放，话就可以立即转入正题。如遇不谙世故的乡巴佬，懂不起他这一暗示，他就采取明火执杖地勒索。他把烟杆一放，对来者说：“你到隔壁‘明镜堂’给我拿斤毛烟来，告诉陈有忘记我的帐。”求人办事，没有点“小意思”还行？到烟铺拿烟，知道你是老几，敢记欧万全的帐，于是只好忍痛掏腰包。就这样，一天下来，十多斤叶子烟到手。回家之前，将这些非份之物，拿到“明镜堂”过称，陈有志如数将钱记入欧万全的帐簿上。

茶钱

欧万全喝茶是一杯到底，从早晨8时，到下午6时，就泡那么一碗茶。两个铜板一碗茶，可算区区小款，可

欧万全也能从这涓涓细流中，汇集成一大股财源。

旧社会，在茶馆里交朋会友，大都是用替对方“会茶钱”，以表敬意。像欧万全这样的大绅粮，认识的人多，巴结的人也不少，两个铜板为数不大，积沙成塔亦是可观。于是，欧万全觅出了一条生财之道。他每天清晨，来到大十字，先得看看那家茶馆有熟人，如“万合裕”有人招呼，他就在“万合裕”落座；“大陆”有人喊他，他就往“大陆”去。只要欧万全一进茶馆，四座茶客，争先招呼：“欧老太爷的茶钱，我会。”“欧绅粮的茶钱，这边会。”……此起彼落，欧万全只需点头示意，表示领情。茶堂馆则将叫“会茶钱”的人所给茶资一一收下，只需在堂口叫一声：“欧老太爷的茶钱，张老板、王大爷、李舵把子……会了。”两个铜板的茶钱，一下子就变成了吊二八百的。如遇借钱、说租的找他，只要对方屁股一挨着板凳，欧万全就向堂馆高喊：“拿茶来！”茶堂馆应声而至，视人多少，每人一碗，“会”茶钱的不用说，当是来者。欧老太爷那碗，虽不重换，但茶钱要付，求办事的人，一般都喝不到两开，便离席而去。这刚泡出点味来的茶，让茶堂馆收去，放到一边，等下一次来人，便将就这“过龙茶”打整这新来的乡巴佬。这样一天下来，几十碗茶钱到手，与茶堂

馆三七分成，揣进了荷包。

勤俭治家

欧万全庭训甚严，率先垂范，以示后人。按理说，像欧万全这样，家缠万贯，田连阡陌的巨富，花点钱那是不成问题的。他虽富得流油，但从不奢侈。一生布衣布履，绫罗绸缎，从不沾身。一件“赶了毡”的皮衫一直穿到死；补了多少个巴的汗衣，也舍不得丢弃换件新的。一个钱硬是扳成两半边花，常年粗茶淡饭，只有初二、十六才打牙祭，还净挑三指以上肥膘的保肋肉割；这种肉吃得不多，但解得了馋。他对自己抠，对家人亦甚严包格。他带小孙孙们上街玩，一文钱零食不买，玩饿了喝口“过龙茶”，如实在要玩东西，就买碗老姜给孩子。这玩艺辣口，只能玩不能吃，玩够了拿回家还可当佐料用，真是想绝了。凡是家庭的开支，能节省的一定节省，如照明用灯，他都兴了个规矩，夏秋天气长，黑得晚，晚饭、洗澡天黑前进行完，省得点灯费油；冬春天气短，需要照明，但只准点一根灯草，每天晚上，都到各房巡视，如遇违背规矩，点了两根灯草，必遭训斥。